

## 張代欣

張代欣，一九九四年生，現就讀臺大戲劇系四年級，想要畢業。為了當一芥好公民只好把叛逆都往創作裡塞，階段性人生目標是成為職業舞者。日常生活不外乎吃飯睡上課練舞對著作業死線尖叫，最近正在努力接受卡關成為常態。

## 第一場

（舞臺中央有一把椅子，場上的屏幕播放抗議現場的畫面。哈迪亞穿著乾淨整潔的衣服走進來，他走到下舞臺撿起一張紙，坐到椅子上開始閱讀。）

哈迪亞：親愛的媽媽：

我到了，一切都非常好。法希瑪拉（Fatima）和孩子們都在這，一路上有些波折，但我們都很平安。我真的很開心我到了這裡，希望能夠快點申請到政治庇護和居留身分，然後就可以開始工作和正常生活。我常常思念著我們的家，也很想念你們。我們真的很幸運。昨天下午火車的時候所有人都已經準備面臨更多的阻擋、推擠、跟衝突，但沒想到那些

聽起來像抗議的喊聲都是歡迎的口號。有許多人站在出站的閘門外自動形成一條通道，男女老少都有，而我們就像是剛下飛機的大明星一樣被熱烈的歡迎著。他們跟我們揮手，塞給我們食物和飲料，小孩舉著「Refugee Welcome」的牌子到處蹦蹦跳跳。這是我在歷經這麼長一段路後第一次看到笑臉，而不是咒罵和拳打腳踢。我望向法希瑪拉，第一次在她濕潤的眼裡看到希望。同行的人們紛紛被這種氣氛感染，詫異的背後是掩不住的開心，很多人都流下眼淚。有個老太太在塞給我幾塊小點心之後給了我堅定的擁抱，她長得好像妳，笑起來的感覺也好像，她說：「Everything is alright. You are safe now.」

## 評審獎 | 阿依施拉

## 人物

- 第一場 哈迪亞 (Hadi)，男子  
 第二場 該地納 (Kadin)，小男孩  
 塔黑爾 (Tahir)，小男孩  
 加比隆 (Jabir)，賽斯伊拉的男友  
 賽斯伊拉 (Zaira)，加比隆的女友  
 男子  
 第三場 麥比莎 (Myiesha)，女子  
 莎瑪拉 (Shamara)，女子  
 納薩爾 (Nasir)，男子  
 第四場 在街上參與集會遊行的人群  
 卡達馬 (Qudannah)，男子  
 馬拉利卡 (Malik)，男子  
 寇曼 (Coman)，男子  
 第六場 爸爸  
 媽媽  
 姊姊  
 弟弟

## 第七場

- 淑芬，女子  
 小玲，淑芬的女兒  
 薩麥稜 (Samien)，男子  
 由人群組成的歌隊  
 第八場 阿依施拉 (Aisha)，女子

## 演員需求

最少需要四男兩女，最多則是每個角色都由不同人飾演。另外需要一定數量的歌隊。

## 演出空間說明

舞臺需有一定縱深，一至六場使用一半深度的舞臺，第七場後才會用到全部。舞臺是個地上充滿信紙的空間，雖然每場的場景不同，這個基本的設定並不會被改變。另外場上有一面屏幕，以因應某些場景的需求。

我相信她，一切都要沒事了。

我們被帶領到附近的辦公室登記，並分配到一個跟我們家的客廳差不多大、設備簡單的房間。目前語言是最大的障礙，雖然我們會碰到一些好心人幫忙翻譯，很多時候還是得比手劃腳。只要我能聽得懂別人在說什麼，很多事都不成問題。他們說政府會提供一些語言課程，我之後會跟法希瑪拉一起報名，希望能進步快一點，等申請通過之後就可以展開新生活。請不要為我擔心。

你們好嗎？我希望再過不久也能把你們接過來，讓全家能再度團聚。

我愛你。

哈迪亞

（他拿出一個信封，把信紙摺好放

進去，把信帶下場。）

## 第二場

（火車站大廳。該地納、塔黑爾、加比隆、莎瑪拉和一個男子。男子的氣質跟眾人很不同，這種不同十分顯而易見，且必須被突顯出來。吵雜的氣氛。）

該地納：我以前不知道難民是什麼意思。

塔黑爾：我喜歡火車。

該地納：我喜歡火車。

男子：（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閱讀）

No one leaves home unless

Home is the mouth of a shark（註1）

塔黑爾：雖然我已經忘記家的火車是什麼樣子了。

該地納：我在這裡天天可以聽到火車開過的聲音，可是一直坐不到車。

塔黑爾：我昨天看到一個很漂亮的火車。

該地納：爸爸每天都會去一些地方，回來的時候總是怒氣沖沖的。然後媽媽就會拍拍他的肩膀。

塔黑爾：火車頭跟電視上演的一樣，尖尖的。

該地納：他們總是低聲說話。

加比隆：賽斯伊拉，妳還好嗎？

男子：You only run for the border  
When you see the whole city  
running as well

塔黑爾：我第一次看到尖尖的火車頭。

該地納：聽說那些火車很漂亮，我在書上看過一些漂亮火車的圖片。

塔黑爾：那個火車很長，是白色的還有紅色的線。

該地納：我喜歡火車。

塔黑爾：很漂亮。

加比隆：妳想吃一點東西嗎？

賽斯伊拉：現在幾點了，親愛的？

（停頓）

塔黑爾：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樣。

該地納：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

塔黑爾：我們家那邊的火車上面有點黃黃的，而且很臭。

該地納：所以我很期待上火車的那一天。

塔黑爾：很像去奶奶家的時候會聞到的味道。

該地納：我喜歡火車。

加比隆：下午三點四十四分剛過二十秒，現在二十二秒了。

（停頓）

賽斯伊拉：你不需要講得這麼詳細的。

塔黑爾：我喜歡火車。

加比隆：我只是想要增添一點樂趣。

男子：You have to understand,

賽斯伊拉：你只是在強調我們已經度過了多少時間，而前方還有多少時間在等著我們。

男子：That no one puts their children in a boat

該地納：我喜歡火車，我們很幸運。

男子：Unless the water is safer than the land.

該地納：爸爸占到一個角落，地上鋪著媽媽以前包裹妹妹用的毛毯。

塔黑爾：媽媽說我們可以去坐那個漂亮的火車。

該地納：我前幾天趁媽媽睡覺的時候去晃了一圈，發現很多人都坐在地上。

加比隆：不管前方有多少時間，我都會陪你一起走過。

（停頓。加比隆和賽斯伊拉熱切的擁吻。）

該地納：我以前不知道難民是什麼意思，但我現在知道了。

塔黑爾：媽媽說我們可以去坐那個漂亮的火車，我問她什麼時候。

該地納：外面的風會沿著走廊和柱子中間鑽進來。

塔黑爾：她說：「我親愛的小塔黑爾，很快就可以了，很快就可以搭到火車了。」

她每天都這麼說。

男子：No one spends days and nights in the stomach of a truck feeding on newspaper unless the miles travelled means something more than journey.

該地納：我們這裡不會有風，可以好好睡覺。

塔黑爾：我好想要坐火車。

該地納：這就是難民的意思吧。

塔黑爾：我喜歡火車。

（停頓）

該地納：我是該地納，十二歲，我是一個難民。（停頓）我喜歡火車。

### 第三場

（麥比莎、莎瑪和納薩爾走進來，各自撿起一張紙到坐在中央的椅子上和地上，開始讀）

麥比莎：掉到海裡的時候我唯一能想的，是我的家人將永遠不知道我是怎麼死的。我拚命地游啊游啊，抓到了一根浮木。早上睜開眼睛的時候旁邊散落著兩三具屍體，大大小小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死了沒，只好學書裡寫的那樣，擰了一下大

腿。好痛！我還活著！我還活著！

納薩爾：我只有一个願望，帶著我的太太和孩子回到家鄉。我醒來的時候不敢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他們就距離我不到幾公尺，面朝下，怎麼喚都喚不動。兒子的身體變得好小，小到要被沙子吞沒了一樣。

莎瑪拉：恢復意識的時候我有種很荒謬的舒服感，可能是因為在卡車後車廂裡待了好幾天，又被裝在明顯非法超載的小船上，吸氣吐氣都是人的味道。不，我們不是人，我們只是貨物而已。「他們」收取大量的金錢，要偷渡一個大人所費不貲，而我們買到什麼呢？躺在沙灘上動也不動的那些人等於是把白花花鈔票丟進水裡了。在家鄉苦苦等待的親人再也不會他們的消息。

女子：是啊，我想妳距離想去的地方還有好長一段路，得先養好體力才行。搭車也是很累人的，還有其他一堆事情得操心……

麥比莎：火車……他們說我接下來要搭火車……

女子：是的。（停頓）先不要想太多。有問題隨時找我們。

（男人和女人回去讀紙，變回納薩爾和莎瑪拉）

莎瑪拉：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更不知道其他大多數人去哪裡了，活著，或是死了。旁邊穿格子襯衫的男人已經失去他昨晚堅定的眼神，茫然地盯著大海看，我試著不去想他當時的堅定也許只是一種偽裝。但偽裝與否到了此刻又有什麼差別呢？他的眼神穿不透那片過

分蔚藍的水域，就跟我們的身體也回不去了一樣。

納薩爾：天氣好得像是在嘲笑我們。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蹣跚地站起來。妻子的身體因為海水長期浸泡有些腫脹，但還是跟我剛認識她的時候一樣美。她看起來好像是睡著了，表情出奇的平靜，好像什麼也記不得了一樣。我祈禱她真的什麼也不記得……

麥比莎：我坐在原地，把玩剛剛救護人員遞給我的水杯。我無法不去想人山人的車站和奔馳的火車，距離目的地就只剩一段路，這總不會像搭船那麼驚險吧。儘管我已身無分文，但一定有辦法可以繼續往前走。刺眼的陽光和這片比藍還要更藍的大海遮掩住昨晚肆虐的痕跡，我從驚

納薩爾：我看到那邊有個女人醒來，似乎很感激自己獲救了。我心想這真是狗屁，活下來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帶著我的妻小回到家鄉。我的家鄉是非常非常美的。

麥比莎：我跪下來感謝真主，感謝祂讓我再活一次。我實在好累，躺著直到有人來拍我的肩膀為止。

（納薩爾和莎瑪拉變成救護人員男子和女子）

男子：這裡。

女子：（拍拍麥比莎的肩膀）妳還好嗎？

麥比莎：我想要水……

女子：在這裡，拿去吧。

男子：（遞上毯子）蓋上吧，不要著涼。

麥比莎：還有嗎？

女子：（又倒了一杯水給她）慢慢喝，不

要太快。

麥比莎：謝謝。謝謝你們。

男子：妳先不要說話，好好休息。

女子：待會我們會帶你到附近的醫院，還需要什麼的話儘管說。妳叫什麼名字？

麥比莎：麥比莎。

女子：麥比莎，親愛的，覺得好一點了嗎？

麥比莎：我的頭還是很痛。但謝謝，謝謝你們，也許我待會就會好一點了。

男子：不用客氣，麥比莎。我們都是人。

女子：（再遞給她一杯水）妳先坐一下，不要亂動，我們先去看看其他人的狀況，有需要的話我們隨時都在附近。

麥比莎：我在哪裡？

男子：先不要想太多，妳活下來了。

濤駭浪之下逃過一劫，最困難的關卡已經度過，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莎瑪拉：陽光曬在我的身上，慢慢地、慢慢地把我的身子烤暖，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品嚐陽光的溫度和氣味。

好荒謬啊，我竟然在專心地享受陽光，皮膚的每一個毛孔都打開了，取代了視覺和聽覺。沙子的質感真真實實的印在我的身上，還有一些小礫石，當我的手指劃過它們時有些刺痛，真實的刺痛痛痛的感覺。我的思緒往遙遠的從前飄。

納薩爾：什麼也不記得。她最後的記憶將會停在我昨晚緊緊抱著她的時候，她只會記得我發誓要保護他們的誓言，她感覺到的是我們三個擠在一起的溫度。

我試著不要咒罵自己，當那些誓言

一個個蒸發的時候……

（突然崩潰）媽的你這個混蛋，納薩爾，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

莎瑪拉：我的思緒往遙遠的從前飄，有次我們全家去海灘玩，熱風中帶著一絲涼意的感覺我還記得，爸爸的笑容我也還記得。我讓他的笑容占滿我的思緒好一陣子，試著不去理會鼻酸的衝動。陽光很暖和。（停頓）我勢必得向前走，才不至於辜負爸爸用盡各種辦法讓我逃出來的苦心。雖然我不知道前面還會發生什麼事，但總不能一直想著過去，或留在這裡原地踏步，因為這樣我們就永遠無法抵達。

麥比莎：火車的聲音持續侵擾我的腦袋。我喝掉最後一口水，頭痛的感覺並沒

有減輕。

（停頓）

但是時候該上路了。

（麥比莎和莎瑪拉離場，留下納薩爾，他仍然不斷的啜泣著。）

（燈暗）

#### 第四場

（集會遊行現場，屏幕顯現出一道文字：我們不是偏狹思想和排外主義滋長的舞臺）

這到底是什麼鬼政策，我們國家容納得下這麼多的人嗎？

那麼多穆斯林一下湧進這裡，我們的安全有辦法受到保障嗎？

對啊，他們都會在身上綁炸彈，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要的人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

我才不要跟炸彈客當鄰居。

他們只會增加國家的犯罪率，為什麼我們要

接受一群罪犯？

他們的國家根本就很安全。他們只是想要來搶走我們的資源。

沒錯！

妳看看之前還有在火車上發生攻擊的，到時候如果有人被攻擊，誰來負責？

你才看看你們在說什麼。他們難道不是人嗎？你們難道沒有一點同情心嗎？

不要來插嘴啦，你這個左派分子。

你應該自己去那邊住住看，如果他們不是已經走投無路為什麼要拋棄自己的家園？來這裡挨你們罵？

呸，呸，你這個政府的走狗。

不得不說你被洗腦得很成功。

那你說說看安全的問題啊。

目前所有的攻擊紀錄都是我們攻擊難民，燒毀他們的庇護所，你說他們會攻擊我們嗎？就是爲了要避免他們攻擊我們，我們才要先

採取行動啊。

我們在保家衛國。

我們在保護你們的安全。

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可以阻止我們接收難民。這是出自於人道主義。

我去你的人道主義。

去你的，等到恐怖攻擊在這裡發生你再來跟我談人道主義。

你懂嗎？我們不想被當成納粹，或被貼上極端右派主義的標籤。我們只是不想在自己的國家裡成爲陌生人。

（卡達馬從上舞臺穿過人群走到下

舞臺停下來，他仍處在抗議的人群之中，人群看到他出現變得十分激動。周遭人的推擠偶爾會波及到他，但他總是試著站直，好好說話。）

卡達馬：（拿出一張照片，空白的）嗨，我

是卡達馬。

伊斯蘭的彌賽亞要等到他們統治世界後才會來臨。

你看不出來嗎？難民根本就是一個藉口，這是他們入侵世界的手段，這是一匹特洛伊木馬。

卡達馬：你聞過茉莉花香嗎？我的太太沼后蘭（Janin）最喜歡茉莉花了。以前我總是認爲那種清香的存在理所當然，因爲在我們那邊每天都會聞到，但我已經好久沒有聞到那種味道了。

對！特洛伊木馬！

他們用人道的理由逼迫西方社會接受他們，並透過政府的手拿走你們的錢。媒體都不會報導這些。

大家都被騙了！

醒醒好嗎？

穆斯林是不可能被同化的。

這可不是好玩的，而是有個邪惡的陰謀在背後支撐著啊！

卡達馬：茉莉花很便宜也很受到大家的歡迎，雖然官方沒有正式的说法，但這應該是以我們的國花吧。以前我們家對街的轉角（他換了一張照片，空白的）是一間花店……

醒醒好嗎？

他們想要引起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戰爭。

歐洲歸入阿拉的版圖。

他們噬血如水蛭因爲他們喜歡同時娶好幾個老婆。

如果他們沒有拿到他們想要的，他們會控告

你、殺你、強姦你的老婆和女兒、再把你的手切下來。

卡達馬：店門口總是擺著大把的茉莉花。我每天上下班都會經過那裡，偶爾帶幾朵回去給沼后蘭，然後家裡就會充滿茉莉的味道。我前幾天跟另一個帶著一個小孩的媽媽聊天，她說這裡是個沒有生命的城市，因爲茉莉的味道消失了。我——

他們噬血如水蛭。

他們是兇手，而不是受害人！

不要相信媒體，一切都是假的。

大家都被愚弄了。

我曾經在電視臺工作過，也打過仗，我看的出誰是難民而誰不是。經歷過戰爭的人會有一種特定的眼神，看到他的剎那就會告訴你

一切。

卡達馬：我們會不會永遠聞不到這種花香？茉莉花很怕冷，在這種天氣、這樣的城市她們根本無法存活。茉莉死了。茉莉死了。茉莉死了。

（周遭的人接觸到卡達馬的頻率越來越頻繁並展開拉扯，卡達馬在人群中掙扎，他的話語和眾人的聲音重疊）

現在擠滿難民營的那群人看起來可不是這樣，他們看起來沒有受過創傷。

反而是經過思想灌輸和洗腦，已經準備好大開殺戒的戰士。

沒錯！

醒醒吧各位！

愚蠢政府的愚蠢決策不能保護我們。

當成千上百的難民跨過邊境時，好像理所當然的我們得捐錢救助這些「可憐人」。  
特洛伊木馬！  
他們用人道的理由逼迫西方社會接受他們，並透過政府的手拿走你們的錢。  
不要相信！  
醒醒吧各位，我們要自身難保了。  
卡達馬：（跟人群聲音同時）我很想念茉莉花可是茉莉花已經死了我們是不是永遠都不會再聞到花香這樣的城市茉莉花死了我想再買一朵茉莉給沼后蘭沼后蘭沼后蘭沼后蘭沼后蘭沼后蘭是盛開的茉莉的意思我多麼想念她那是我們的國花那是我的妻啊茉莉花的味道在花店但她死了我想念盛開的茉莉哪裡找的到呢這城市死了我想要盛開的茉莉……

（人群把卡達馬往後拉，漸漸將他吞噬。聲音越來越大，維持約三十秒之後瞬收。）

## 第五場

（寇曼緊接著從剛才人群帶著卡達馬消失的地方上。他拿出一張紙，攤平，找尋光線足的地方開始朗讀。）

寇曼：親愛的哈絲娜翁（Hasna）：

天氣轉好了，也帶著鼓舞了公園裡人們的心情。我剛剛看到隔壁的卡德爾（Kardal）在他的帳篷上畫上第四十撇——我是早他十八天來到這裡的。照這樣算來我已經快要在這個公園待上兩個月了。天氣從兩三個禮拜前開始轉涼，十月的溫度已經低於十度，你能想像嗎？

我剛開始真的很不習慣，但也只能逼自己快點適應，畢竟帳篷裡沒有暖氣，我前幾天實在冷得受不了，拿了一點錢去附近超市買了條最便宜的毯子，加上妳堅持要我帶著的那件外套，勉強還算頂得住。現在看來妳當初不僅體貼，而且非常聰明，我才不至於凍死在這裡。  
我很想念家鄉濕熱的風和海水的味道，我很想念孩子們玩球的樣子和他們臉上的微笑，我很想念那些我可以捧著妳的臉說我愛妳的日子。希望你們一切都好，記得要吃飽，偶爾帶孩子們出去走一走，每天教他們幾個英文單字，以方便日後和別人溝通。  
（馬拉利卡走進來，穿著圍裙，雙手濕透，看起來工作到一半，很落

馬拉利卡：哥哥走了代表你們要更堅強，要相信無論我們實際的距離有多遙遠，我一直都在你們身邊。我們等到戰爭結束後一定會團圓。目前的情況要寄錢回去還需要一陣子，我想先專心準備考試，牙醫的生活會比現在穩定很多……

寇曼：（繼續讀信）幫我跟小傢伙們說：我想你們而且愛你們。

寇曼

事實上我今天到難民事務處的時候他要我一個月之後再來，一天發放兩百五十張難民身分證真的太慢了，我們不缺物資，只希望不要這樣耗下去，這樣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們會繼續占領公園然後擔心有人來攻擊，為什麼不讓我們工作呢？

（突然迸發）去他媽的！

（隨即恢復冷靜，準備離開）

（對馬拉利卡）喔對了，這些人根本不關心我們，只有當上百人在公園裡長期露宿時會有人來抗議我們有礙觀瞻，破壞市容。然後他們可以繼續開他媽的車看他媽的電視吃他媽的飯喝他媽的酒做他媽的愛，過他媽的生活。

（一邊把信撕碎）然後你猜對了，我這封信從來沒有寄出去。

（馬拉利卡驚愕地看著寇曼離場）

（場下）

聲音一：那個新來的服務生呢？

聲音二：他一分鐘前還在這裡的。

聲音一：二號桌客人的咖啡還沒上然後十號

魄但仍想辦法讓自己看起來不要那麼糟。他們兩人很顯然是處在同時空的，但彼此有種精神上的連結。馬拉利卡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閱讀。寇曼在他讀信的時候看著他，好像可以理解一樣。）

馬拉利卡：親愛的媽媽：

接到哥哥的消息就像挖去我身上的一塊肉。但同時也為他高興——他終於脫離苦海，到天上成為天使了，不必再面對人間的醜陋。我很好，前幾天終於找到工作了，而且還是一間牙醫診所！他們聽說我以前是牙醫，看過我的經歷後覺得很滿意。不過我還是得重新考執照，以符合這裡的法律，現在只能先從助理開始做起，一邊準備考試。雖然如此，我終於回到熟悉的領域

上，而且有人願意欣賞我，讓我覺得很高興。我的住所設備齊全，應有盡有。每個月我們社區的人都會組織一些文化活動，像是上禮拜每戶人家都煮了一點自己國家的家常菜，帶來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和隔壁的朋友阿加利利（Jaleel）一起用家裡平常的方法做了 Falafel，每個人都吃的很高興！目前一切都很好，錢也夠花，不要為我擔心。

寇曼：（繼續讀信）我明天要去難民事務處按壓指紋，然後安排面談時間做政治庇護資格的審查。我想很快我就能接妳和孩子們來這裡展開新生活了。我們可以去上協助難民開設的語言學校，住進一間公寓，找個工作，讓孩子們去上學。這裡的志工有提供很好吃的薯條，比我



姊 姊：你覺得勒？四年都夠你念完大學了。

弟 弟：大學是不是很好玩啊？

姊 姊：還不錯。

爸 爸：你上大學之後不要一直玩都不念書喔。

媽 媽：我怎麼覺得他們從來沒有停過？欸有人要點心嗎？

爸 爸：有什麼？

弟 弟：（隨著屏幕上的激烈場面）喔喔喔喔喔喔——

爸 爸：這世界真是亂七八糟的。

媽 媽：所以現在是怎樣？要打多久？欸我今天買了這件衣服你們覺得好看嗎？

弟 弟：好看。

爸 爸：衣服不錯但妳肚子會不會有點太大？

媽 媽：我會減肥啦。我叫你早上跟我去爬山你都不去，害我後來都很懶得去。

姊 姊：減肥要靠自身毅力，像我都有在運動，每個禮拜三次，一次一小時。

弟 弟：這樣不夠吧。（隨著屏幕上的激烈場面）喔喔喔喔喔喔——

媽 媽：唉叻威，好可怕。

弟 弟：（學爸爸的口氣）戰爭真是殘酷。

姊 姊：而且現在背後牽扯到好幾個大國的相互角力，問題好像很無解。他們現在在試圖尋找和解的機會，但彼此一直僵持不下。

爸 爸：哪有這麼容易，如果這麼容易的話早就已經結束了。大家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著想啊。所以我就說背後操控的那些人真的很可惡……

弟 弟：所以哪邊是好人哪邊是壞人？

註2 Malik 在阿拉伯文裡的發音翻成中文爲馬拉利卡，但單直接看英文則會翻成馬立克。

桌得清理。

聲音二：馬立克！馬立克！（註2）

聲音一：動作快點不能讓客人等，記得叫他把圍裙脫下來。

聲音二：馬立克！

馬拉利卡：（如從夢境中驚醒般，望了望聲音來源的方向）是馬拉利卡，我是馬拉利卡。沒錯，他們根本不關心我們，我們這些淪落異鄉的人無論在家鄉擁有多少能力，在這裡永遠不會是醫生，不是律師，不是工程師，只會是「難民」，是勞工。我們永遠得做到最好不然不會有人看見，甚至是做到最好了還不會有人看見……

聲音二：馬立克！

（馬拉利卡拋下信件，下場。）

## 第六場

（屏幕播著新聞。包含戰爭和難民的種種畫面，穿插前幾場集會遊行、讀信的演出畫面。）

（一家人零散的在臺上坐著或移動。飯後的放鬆和閒聊。）

媽 媽：有人要點心嗎？

姊 姊：（看著新聞）天啊，真是可怕。

弟 弟：我可以吃一塊蛋糕嗎？

爸 爸：戰爭喔，真的是很殘酷。你們該慶

幸你們活在和平的年代，你爺爺說他們打仗的時候都吃地瓜，那時候

哪有米啊……

弟 弟：我不喜歡吃地瓜。

媽 媽：有沒有人要吃點心？

弟 弟：他們打多久了？

姊 姊：四年多了。

弟 弟：這樣算很久嗎？

爸：沒有。他們太遙遠了，我們關心也沒用，幫不上什麼忙。況且這世界上還有更多值得關心的事。每天新聞都報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政客都在吵來吵去的，看的頭都痛死了。光是你自己的問題就顧不完了。還去管那麼遠的事……

媽：唉，亂七八糟的，全世界都一樣。

弟弟：我們不一樣啊。

爸爸：所以你該惜福。

媽媽：欸蛋糕吃完之後去洗碗喔，今天晚上是誰？

弟弟：姊。

姊姊：我要去寫作業，明天要上臺報告。

(下)

弟弟：我明天要考試，我要念書。(下)

爸爸：我明天早上有個會要開。(下)

媽媽：算了我自己去洗，你們每次都這

樣，叫個洗碗都叫半天然後永遠都不會有人洗，真的是很可惡……

(下)

(場上的新聞仍然持續播報著。)

第七場

(淑芬和她的女兒小玲、薩麥稜，他正在講電話)

(小玲站在攝影機前面，她的影像被即時投影到屏幕上。淑芬站在屏幕前方。)

薩麥稜：喂？喂？(電話不通，他掛斷電話。)

淑芬：妳聽得到我嗎？小玲，聽得到我嗎？

小玲：媽？媽？

淑芬：聽到了聽到了。妳聽得到嗎？

小玲：聽到了。

姊姊：沒有好人壞人之分，好嗎？

弟弟：政府軍看起來比較壞，他們竟然對人民丟炸彈。那我要幫反抗軍加油。

姊姊：不是這樣的好嗎？

弟弟：啊不然是怎樣。你看棒球比賽也要幫某一隊加油啊，這樣比較刺激。好想看比賽喔……爸爸我們去看比賽好不好？

爸爸：沒空啦。

弟弟：你每次都沒空。為什麼他們不想接收難民？

爸爸：他們覺得難民是恐怖組織的棋子。(停頓)不得不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招真的蠻厲害的。

弟弟：碎碎碎碎碎——

姊姊：也許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人根本不是，他們就只是想要活下去的人而

已。

爸爸：但你永遠不會知道，不是嗎？(停頓)點心有什麼？

媽媽：我今天有買提拉米蘇還有重乳酪，你要哪一種？

爸爸：提拉米蘇。

弟弟：我也要提拉米蘇。

媽媽：妳呢？

姊姊：我不用，我在減肥，減肥靠的是自制力。

媽媽：那我跟你分一半。

姊姊：不要。

弟弟：媽我幫你吃一半，我有本錢。

爸爸：我也有本錢。

媽媽：少來，你要跟我去爬山。(停頓)說真的啦，這種新聞看多了都沒感覺了。

姊姊：有沒有辦法可以幫他們啊？

淑芬：我覺得妳要好好考慮，這不是鬧著玩的。

小玲：先觀察一陣子吧。

薩麥稜：喂？喂？感謝老天！終於通了！我是薩麥稜，你還好嗎？我簡直要嚇死了……

淑芬：（同時）喂？喂？小玲？

小玲：（同時）喂？媽？妳聽得到嗎？媽？

（下面那段話進行的同時很多人進場。大家都想盡各種方式要聯絡到遠方的親人。先前的三個人漸漸隱沒到人群之中。）

（同時間場上的聲音變得大而混雜。舞臺後方非常緩慢的向後退，直到整體的舞臺空間變成原本的兩倍為止。）

（電話）喂？

（電話）喂？

（電話）喂？

（電話）媽？

（電話）喂？

（電話）你聽得到嗎？

（電話）我要回去了。

（電話）我要走了。

（電話）我要走了。

（電話）我要走了。

飛機起飛。

八個小時，轉機五個小時，機場很安全。機場人很多。

好像比以往多。

五個小時。

十四個小時，轉機八個小時但是不要入境，外面我不知道，機場很安全。

（電話）我們到亞洲了。

是亞洲。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親愛的克利絲汀（Krisim）：真正拿起筆來反而

淑芬：怎麼樣？新聞……

小玲：媽，我沒事。攻擊發生地點和我住的地方有一段距離，我是回家看到新聞才知道的，嚇個半死。

淑芬：新聞報的很可怕……我一看到就想說趕快 kype 妳。

小玲：昨天真的很難受，但我從窗戶看到今天街上都是警察，目前應該很安全。

薩麥稜：喂？喂？（電話不通，他掛斷電話。）

淑芬：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小玲：我們這邊新聞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要太擔心。今天大家還是照常去上班上課，表現一切正常的樣子，不然就會落入恐怖組織的心理戰陷阱中。

淑芬：這樣太危險了吧！

小玲：媽，我們並沒有在開玩笑。

淑芬：我一想到你們有可能會……

小玲：媽。

薩麥稜：喂？喂？（電話不通，他掛斷電話。）

淑芬：小玲，妳要不要找個時間回來？

小玲：我已經訂機票了啊，還是要把期末考考完。

淑芬：我是說就回來了。不要待在那邊，現在局勢太不穩定了。可以先辦個休學啊……

小玲：不要小題大作了。

淑芬：我沒有小題大作，接下來怎麼發展很難說，大家都很害怕會不會就這樣打起來了……

小玲：要害怕的話這裡的人們一定比妳更害怕。妳放心吧。我們覺得維持正常生活才是最好的辦法。

不知道要寫些什麼。這也許是我寫給妳的最後一封信了，待會的任務很危險，我不能跟妳透漏任何相關資訊，但也許我再也回不來了。好好照顧自己，如果妳接到任何消息，或我太久沒有跟妳聯繫，就不要再等了……亞洲是安全的。

他們不會攻擊亞洲。

我想要回家。

不，我們要到安全的地方。

亞洲是安全的。

歐洲不再安全。

那是昨天的新聞頭條嗎？

不，是今天的。

本世紀最大的難民潮。

通關速度緩慢。

（電話）很難想像我現在也是難民。喂？你聽得到嗎？

最近大家都在往亞洲移動。

到處都是白人面孔。

（電話）你要知道我做這個決定真的情非得已。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我親愛的湯米（Tommy），真的很抱歉這樣臨時跟你說，但我要走了。我爸爸想趁還來得及把全家接走。這個決定很臨時，我甚至還沒有機會跟你好好說再見……

你怎麼會選擇這樣拋家棄子？

只有有錢的人出得來，沒錢就只能等死。

我們現在在哪裡？

（電話）我想要回家。

這裡好熱。

這裡好臭。

這裡好醜，而且人太多了。

我餓了。

（電話）你聽得到我嗎？

（電話）喂？

我想要回家。

本世紀最大的難民潮。

請把包包置放於上方行李架或前面的座椅下方，窗戶擋板打開，座椅回正，收起桌子，繫好您的安全帶……

七個小時又十五分鐘，轉機四小時。

我餓了。

通關速度緩慢。

亞洲淪陷，中國發生第一起攻擊。

（電話）往東方走吧。

不能往東方走了。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親愛的媽媽，計畫改變，我們明天會啓程往……往哪裡走？

中國人開始移動了。

根本不可能讓這麼多人同時移動。

別擔心，窮人是走不了的。

本世紀最大的難民潮。

（電話）去哪？

（電話）去哪？

（電話）去哪？

（電話）去哪？

（電話）去哪？

去哪？從現在到一年後的機票都被訂光了。管他去哪，只要能離開就好了。

還有船票！

火車！

我喜歡火車。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我們像沙丁魚一樣擠上火車。有個男人大喊要大家往外站，裝出車廂內已經塞滿人的樣子。我沒想到在書裡讀到的猶太人情節會在現實遇上。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我無法不去想人山人海的車站和奔馳的火車，距離目的地只剩一段路，這總不會像搭船那

麼驚險吧。儘管我已身無分文，但一定有辦法可以讓我繼續往前走。

（另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偷渡一個成人所費不貲。躺在沙灘上動也不動的那些人等於是把鈔票丟進水裡了。在家鄉苦苦等待的親人再也不會有了他們的訊息。前方的路還有多遠？

我們的前方並不比集中營更有希望。我們都是人。

誰可以來停止這一切？

我逃不走。

我想逃走。

還有哪裡可以去？

第三次世界大戰恐爆發？

澳洲？格陵蘭？南極？太平洋上某個小島？

我們為什麼沒有權利追求更好的生活。

或是正常的生活。

我們只是想要活下去。

活下去。

我餓了。

你有東西給我吃嗎？

全球都在移動。

胡說八道，根本就動不了。

我們只能不斷看著自己的錢漸漸被用盡然後

沒辦法工作，等死嗎？

太貴了。所有東西都太貴了。

到底誰可以來終止戰爭？

亞洲局勢依舊緊張，兩大陣營對峙會談未了。

我只是想活著。

喔我可不想活著。

我們都是人啊。

你難道沒有一點同情心嗎？

（舞臺空間以很快的速度再度縮小。）

我們跋涉了非常非常久……

我到了，我以為這裡是天堂，人們都說這裡

是天堂……

但這裡不是。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開始讀）我已經快要在這個公園待上兩個月了。天氣從兩個禮拜前開始轉涼，十月的溫度已經低於十度，你能想像嗎？

這裡面有一大部分是女人跟小孩，現在的處境很糟糕，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衝突天天都會發生。

第一個晚上，我覺得很安全……

隔天接待處就被燒毀了。

衝突天天都會發生。

二戰後歐洲面臨最大難民危機。

（舞臺回復原本的大小。）

（一個人撿起地上的一張紙，他喘著氣，一邊穩定呼吸，一邊慢慢的開始讀）二戰後歐洲面臨最大難民危機。危機？（停頓）你會發現世界上有這麼多人過著正常的生活，對

你的處境毫不關心，認為這就是你的命運。

「反正你們那天天都在打仗，不是嗎？」他們總是這樣問，而我們該怎麼辦呢？對他們而言我們的出現對他們造成威脅，是個危機。那我們呢？誰來關心我們生活的危機？誰來阻止威脅我們生命的人？這一切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停頓）不過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誰叫我們是會為大眾生活帶來威脅的該死難民呢？

## 第八場

（阿依施拉走進來，撿起一張紙，

開始閱讀）

阿依施拉：親愛的（停頓）：

我把錢付出去了，用爸爸留給我的遺物——一枚戒指。大約再一個小時就要出發，「他們」要我們不要帶任何東西，給我們一人一件救生

衣。很多人在上面寫了親人的電話號碼和祈禱詞，所以如果不幸出了什麼事，有人可以告訴他們不必繼續無窮的等待下去。我決定放棄將救生衣填上文字，而是在信紙上留下最後的紀錄，這也許是我能寫下的最後一封信了。

距離歐洲只剩一步，再過不久就可以離開這個小房間，讓屋子裡充滿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哈比(Habib)異常的安靜，我想環境逼得他提早長大了。如果我真的怎麼樣的話，至少還有他跟我一起。他雖然年紀還小，已經能看出我丈夫的影子。我偶爾會從他身上瞥見從前美好生活的幻影，但那些片段總是稍縱即逝，好像已經離我很遠了。我爲了他跟其他人一起加入遠

征的隊伍，雖然有時我想起我們汲汲營營要去投靠的是一個虛偽的世界就覺得作嘔。他們滿嘴人道主義和人權，卻一點也不關心我們的死活，同時還把炸彈和轟炸機往我們的土地送。而我們走投無路了，只能去請求他們給我們一個活下來的機會，多麼令人感到噁心！不然這世界也沒什麼好留戀的，家鄉已經化爲塵土，親人也都不在了。

雖然大家都希望能渡海成功，我卻很清楚這次出海的結局。再見了，世界。天堂應該不再有苦難，我也可以跟親人再度團圓。這封信也許可以爲歷史留下見證，見證跟我一樣命運的幾百萬個人、我們仍然努力相信神的時刻、那些爲世界帶來不幸的人們，和他們所犯下的惡

行。我們每一個渺小的生命在面對命運洪流時的不知所措，只能任憑自己被吞噬。我不知道這樣能不能讓更多人伸出援手，讓其他人不用承受我現在的絕望。

「他們」來了，穿好救生衣吧，該

出發了。

再見了，世界。

阿依施拉

(阿依施拉把信件裝進信封裡，放在椅子上，離開。)

(燈暗。)

### 評審意見／邱坤良

戰爭、難民等皆是與人類歷史發展共生的現象，在二十一世紀更顯嚴重。二〇一〇年的「阿拉伯之春」後，主張政治改革的聲浪，在阿拉伯世界引爆抗議、革命與內戰，政局的動盪讓非洲利比亞的人蛇集團有機可乘，招攬大量偷渡者搭船經過地中海進入歐洲；同時間位於阿拉伯半島的敘利亞內戰爆發，造成大量難民逃到國外，這些流離的人民前仆後繼奔向夢想中的天堂——歐盟，大量湧入的難民除了造成歐洲移民危機，更衍生撼動全球的恐怖攻擊等問題，因外來移民及難民湧入，讓歐洲人心生恐懼，種族主義聲浪四起，紛紛抵制、排斥難民。

《阿依施拉》即以這個沉重國際問題爲脈絡，作者卻能舉重若輕，利用不同年齡、性別、社會背景的難民的不同遭遇，一方面表現自己充分掌握資料，另一方面，將報導轉化爲寫實

的戲劇場景（如沙灘上小男孩的屍體、救難人員拯救難民等），並以朗讀信件、難民對話、獨白、抗議聲、臺灣家庭餐後看電視閒聊、臺灣母親與在國外念書女兒 skype、打電話等話語形式，在眾聲喧嘩中，表現難民面臨的生存困境，也傳達人物因距離事件遠近而表現的不同視點。

劇本中也運用文本指涉手法，引用索馬利亞年輕女詩人席瑞（Warsan Shire, 1988 ~）的詩作〈家園〉（Home）：「沒有人會離開家園，除非／家園已經猶如鯊魚之口／你之所以奔向邊境／因為看見全城人民都在奔逃／你必須明白／沒有人會把子女送上小船／除非大海比陸地安全／沒有人想在卡車的腸胃度過日夜／僅靠報紙維生，除非這走過的道路／除非它的意義遠大於旅程。」並置詩文與現實。劇本以最後出場的人物阿依施拉為名，或許與伊斯蘭教「信士之母」——穆罕默德第三任妻子 a'ishah bint Abi Bakr 有連結，加深劇本的文化深度。

《阿依施拉》雖然以當前的難民問題為書寫主題，但作者也提供我們多面向地反思全球化脈絡下「人」的問題：面對異質文化中人物的遭遇，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時，自己是否還能只是「旁觀他人痛苦」？